

世界中学生文学创作丛书

纪玉华 艾北 译  
庄之明 点评

# 美国中学生 优秀作品拔萃



世界中学生文学创作丛书

# 美国中学生 优秀作品拔萃

纪玉华 译  
艾北 点评  
庄之明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美国中学生优秀作品荟萃  
纪玉华 艾北译 庄之明 点评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 
福建煤研所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5印张 90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

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00

ISBN 7—5395—0252—5

1·22 定价：1.60元

## 编者的话

中学时代是多姿多彩的时代，金色的年华，金色的幻梦，生活展开了浪漫的画卷。

那些昨天还是父母心中活泼可爱的小羊羔，今天却成了桀骜不驯的小马驹。他们用惊奇的目光观察世界，他们向往原野、大山、森林、湖海，渴望着奔腾。观察、探索、思考、追求和理解，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就是：“让世界来了解我们，让我们去了解世界。”

为了交流和了解，我们编辑出版了“世界中学生文学创作”丛书，希望它成为国内同学了解国外中学生思想、学习和生活的窗口，也希望它能沟通两代人的情感，让成年人了解他们，关心他们；而他们，正需要更多的理解和爱。

这套丛书按国别分册出版，所选篇目都是国外中学生的获奖作品或作文，得到普遍的好评。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阅读、理解作品，我们特地对每篇作品作了简要精当的点评。这套丛书对我们了解国外学生的写作状况，学习他们观察事物的方法和开阔的思路，提高写作能力，都不无借鉴作用。

( 741 ) 科林·恩吉 ..... 新强山总金  
( 151 ) 科林·恩吉 ..... 具面册  
( 221 ) 科林·恩吉 ..... 日主山通夫雷

## 目 录

- 树叶 ..... 大卫·米德 ( 1 )  
红运 ..... 格莱格·贝文 ( 6 )  
故事大王 ..... 米歇尔·罗夫南 ( 24 )  
阿尔伯特的烦恼 ..... 麦克·凯利 ( 31 )  
博泽马戏 ..... 马克·杰勒德 ( 38 )  
灵与剑 ..... 莎拉·佐普克 ( 45 )  
钟摆 ..... 布兰特·威尔海姆 ( 52 )  
孤儿 ..... 丽莎·戴宁 ( 59 )  
幸存者 ..... 丽莎·钱伯利 ( 64 )  
悼念 ..... 乔莎·罗森茨韦格 ( 70 )  
悔恨 ..... 劳拉·索伦森 ( 78 )  
镜子 ..... 博卜·约克维奇 ( 87 )  
结局 ..... 贝蒂·伯德 ( 96 )  
傻老头儿 ..... 赫伯德·庞切尔 ( 102 )  
捡破烂的老人 ..... 莫拉·西娅 ( 106 )  
勇敢的爷爷 ..... 詹纳瑞克·罗伦 ( 109 )  
生命的赌注 ..... 玛丽娅·约翰逊 ( 114 )  
圣诞之夜的悲剧 ..... 乔·威尔逊 ( 119 )  
酒鬼的儿子 ..... 克里斯迪·福斯特 ( 127 )  
礼物 ..... 瑞安·米勤 ( 134 )  
高墙 ..... 利尔纳多·福肯斯坦 ( 138 )

金色的海滩·····	吉恩·林哈特 (147)
假面具·····	吉尔·冯德伯格 (151)
猫头鹰的生日·····	玛丽·塔拉加 (155)
癞蛤蟆的饼干·····	查克·利文斯通 (159)
爱的思考·····	乔迪·吉尔 (163)
新的考验·····	托比·多伦 (166)
( 18 ) 陈鹏·袁麦·····	陈鹏·袁麦
( 38 ) 葛博杰·袁其·····	葛博杰·袁其
( 48 ) 袁普迪·袁其·····	袁普迪·袁其
( 53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59 ) 宁其·袁其·····	宁其·袁其
( 64 ) 陈其·袁其·····	陈其·袁其
( 70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78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87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96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103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108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109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111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119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121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131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134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( 138 ) 袁其·袁其·····	袁其·袁其

## 树叶

伊利诺斯州兴斯 大卫·米德  
代尔中心中学

我在伯父的林场里散步，时不时听到树上小枝子断裂时发出的噼啪声，偶尔也可以听到猫头鹰的叫声。

“喂，蒂姆，等一等，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”我对我的堂弟喊，他走在我的前面，离我足有80英尺远。他今年8岁了，跟他的父母一直生活在这个林场上。他有两个弟弟、两个姐姐。奶奶刚刚去世，我们全家来这里就是为了处理奶奶的后事。

树林里好象有一种冬天的气味。天色晚了，可我不想马上回去，我想再最后看看这密密麻麻的树林。

“大卫，奶奶为什么会死？”蒂姆突然问。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万没有想到蒂姆会跟我说话，我们散步这么久了，他还没有跟我说一句话呢。

---

本篇译自美国中学生文学杂志《意象》(1986年12月)，曾获该刊短篇小说一等奖。——译者

“那是上帝的意愿。”我边说边捡起一根树枝，用力甩了出去。我转过脸看看他，接着说，“上帝出于某种原因让她死的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你讲讲死到底是什么？”蒂姆大声说。

他的语气让我吃惊，我看到他的眼睛好象有了泪水。

“奶奶去世，你一定很伤心吧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，我来跟你讲一讲。”我停下来，希望这时能看到一只兔妈妈带着小兔子穿过树林，这样我就可以用它们来做个例子。可是，四周除了高高的橡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“蒂姆，奶奶老了。”我正说着，一片树叶落下来，我捡起树叶递给蒂姆。

“这片树叶曾经很年轻，可是现在老了，跟奶奶一样，以前很年轻，可现在老了。”这一点蒂姆似乎听懂了。我接着说，“在这片树叶年轻的时候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它都会牢牢地吊在橡树上，风吹雨打都不会使它掉下来，但这树叶总是要衰老的，最后它只好落下来。”我看了看蒂姆，他在看树叶。

“这与奶奶的死有什么关系？”他问。

“这么说吧，”我说，“当奶奶在你这个年龄时，她如果患了感冒，很快就会好的，就象现在的你和我一样。那时她象一片年轻的树叶，可当她老



了，病倒就不容易恢复，最后它也只好落下来。”  
我捡起几根树枝，把它们扔得远远的。

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死的吗？”他看着树叶问。

“当然不是，就象所有的树叶不会以相同的方式落下一样。”

“别人的树叶是怎样落的？”

“有些落得很慢，象奶奶一样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蒂姆打断我的话，“告诉我，其他人的树叶是怎样的？”

“我刚才不是在说吗？有些树叶落得很慢，象老人；有些落得很快，就象有的人患了癌症。”我从地上拾起一颗鹅卵石，抛向天空。

“为什么有的树叶落得快？”我真想不到蒂姆会提出这么多的问题。

“这，我也说不清，也许是因为有的树叶天生虚弱，要么就是它们生病了，就象我们有的人很早就死去。”

“有时候我看到，树枝断的时候，成百上千的树叶同时落下，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孩子真够啰嗦的。“你想想，遇到飞机失事或地震时，不也是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亡吗？这跟树叶是一样的，有时会一起落下来。”

“大卫，你的树叶呢？”蒂姆好象有点害怕提

这样的问题。

“肯定在什么地方，但我现在说不清。”我感到有些冷，便把我的上衣拉链拉上去。

“大卫，我要保护你的生命，我要抓住你的树叶，不让它落下来，这样你就不会死了。”

我惊愕了。“听着，小孩子，人总是要死的，只是迟早而已。死是避免不了的，正如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树叶都抓住。就是这样。”

“可是春天来了，树上又长满了树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就象新生婴儿替代了死去的人。”我抬头望望天空，天色已经暗下来。

“那么，大卫，婴儿是从哪儿来的？”  
“见鬼，这里好冷，咱们回家吧。我跟你赛跑，看谁先跑到家。”

“等等，大卫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婴儿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预——备——跑！”

“大卫，你等等，那些药片是什么？大人为什么要吃药片？”

“因为这世界上的树叶太多了。”  
“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从现在起，让我们紧紧抓住自己的树叶吧。”

## 〔点评〕

一片幡然飞舞的落叶，会引起人们的种种思绪。或是由此生发出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秋之肃杀的感触，或是由此感受到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似的悲壮。也许，它还能触发你的灵感，写出赞美叶之无私奉献而无所求的华章。然而，如果这篇短文仅仅写出类似的感怀，还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吗？难能可贵的是，小说没有落入窠臼，而是以精巧的构思，写出了某种新意：由叶之一生窥出了人生的哲理。

小说的构思之巧，首先表现在场景和情节线的设置上。场景——树林；情节线——8岁的弟弟和哥哥的问答。以这样的场景和对话表现出作品的立意，自然而贴切，又使作品充满了童趣。如果换一个场景，或换成另外的人物，如一位老爷爷向孙子讲故事之类，会引起人们怎样的感受呢？不仅会有说教感，童真童趣也会荡然无存了。其次，表现在譬喻的层层推进上：以叶落之必然，喻人生之代谢；以叶落之万态，喻人生历程之种种，最后自然归结为，应及时抓住属于自己的那片树叶，比喻贴切形象，含蕴通俗而丰富。

〔新点〕

## 红 运

伊利诺斯州兴斯  
代尔中心中学 格莱格·贝文

咣咣——咣咣——保险柜的门被打开了。整个二楼显得异常寂静。这令人窒息的寂静象一只大手按住了我，让我象一尊雕像一样蹲着不动。我只能轻轻地呼吸，生怕被人听见。八月的夜晚，闷热得厉害。特别是我躲在这又暗又窄的过道里，更是闷得不透气。一丝光线从书房门的钥匙孔里透出来。我蹲在门外的阴暗处，内心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，但我硬是提醒自己：蛇就要到手了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然而，我的心还是怦怦地跳，手心不住地往外冒汗，我感到十分心虚。不过，有一点我是明确的，事到如今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退堂鼓了。我把眼睛凑近钥匙孔，向书房里窥探。

书房并不大，而且光线较弱。这跟整座大楼其它富丽、宽敞的房间相比，真有点相形见绌。但就豪华来讲，它丝毫不逊色。两个大书架靠墙站着，

---

本篇译自美国中学生文学杂志《意象》(1987年12月)，曾获该刊短篇小说一等奖。 ——译者

上面摆满了大部头的精装本；两个书架被一个小巧古雅的大理石壁炉分开。对着门的墙壁上有一个漂亮的大凸窗，窗下摆着一张宽大的桃花心木桌，桌上放着许多信纸和报刊。伦德·慕尔多尼背朝着书桌站着，身穿崭新的三件一套的西服，一副十足的富翁派头。我通过多年的观察，看透了伦德的本质，他的绅士气派完全是虚假的，在他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令人憎恶的贪婪和自负。

几分钟前，慕尔多尼从书架上取下了几本书，露出了墙壁里的秘密保险柜。对我来说，这已不是什么秘密。我早就知道他的保险柜藏在书房里，所以我才在一刻钟前把我欠他的三百元钱还给他，目的就是要把他引到他的书房里。今天是伦德·慕尔多尼的50寿辰，我来这里向他说一声最后的再见。我把手中的尖刀握得更紧了。

我把车停在伦德·慕尔多尼的特大楼房外，落日的余辉把大楼周围的树梢染成了金黄色。我看了一眼马蹄形车道，伤心地想，几分钟之后，这里就要停满了几十辆豪华的小汽车，我的破旧小车会显得……就象我跟富翁们在一起一样，极不相称来参加今晚宴会的，都来自于我所鄙视的富翁阶层。说来也怪，在这样的晚会上，我竟然是最早到的客人。我打开车门，把包装得金光闪闪的盒子夹在腋下，检查了一下我的上衣内侧，两个帆布袋和飞机

票都在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尽量使自己从一种不祥之感中解脱出来。我来到了爬满常春藤的大楼门口。没等我按门铃，大门突然开了，我吓了一跳，连忙后退几步。原来是伦德·慕尔多尼——一个拥有数千万家财的大富翁。他穿着意大利式的西服，脸上带着热情的微笑，“汤姆！”他哈哈地笑起来，紧紧握着我的手把我拉进大厅，“这一次你总算第一个到了。”

我脸上露着假笑，把礼物递给他，“这点小礼物当然比不上你的朋友们的寿礼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会喜欢它的。请打开看看吧。”伦德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，盒子里放着一张皱巴巴、已经发了黄的旧报纸，他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报纸。“请看看日期。”我在一旁暗示说。

“1956年3月27日，”伦德读着，“原来你还保存着这张报纸。”他拿起报纸，找到了那则广告。“纳盖特采矿公司欲聘一位财政学专业大学毕业生，为敝公司掌管财务。”伦德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当年的纳盖特采矿公司，如今成了我慕尔多尼的贵金属有限公司。”他转过身来，“汤姆，谢谢你。”说完，他把报纸扔在一边，好象那只不过是一张废纸，然后转身走到他的客厅里。我没好气地踩过报纸，跟着这个傲慢的大富翁走进一个豪华的客厅。他到隔壁的一间起居室里去了，我在客厅里

停下来，两眼盯着那个装璜精美的大橱子。

“要喝杯酒吗？”慕尔多尼在起居室里喊，我说要一杯，接着便偷偷摸到大橱旁。橱里摆着一排排的古董珍品，在最顶上的一排，有一把纯银尖刀。我早就知道这刀放在这里。这是一把意大利17世纪的银刀。当我打开玻璃橱门时，我的心猛然剧烈地跳起来，我偷出了尖刀，迅速藏在我的上衣内。伦德家丢了凶器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查到我的头上。

门铃响了，伦德的客人们陆续到了。看门人跑去开门，大富翁伦德从起居室里走出来，把酒递给我。“多一位客人，就多一份寿礼。”我寻思着，“这可真是伦德这个老家伙的大喜日子。”

伦德梳了梳他那硬硬的灰白头发，“汤姆，我看今天很可能是你走红运的日子。”他说着便走到门口去迎接客人。

“也许是吧。”我点头说。午夜，伦德的生日宴会已经达到了高潮。楼外的车道上及马路的两旁，停满了豪华的高级轿车。大厅里，富翁们陪伴着他们漂亮的太太，在灯红酒绿中尽情地享乐。晚到的客人不得不在院子和大楼后面的花园里摆开宴席，他们各显神通，互不示弱，痛饮之后，争先恐后地往卫生间跑，有解手的，也有呕吐的。我极力克制自己，尽量不喝酒。

客人们醉得越厉害，对我今夜的行动就越有利。

我单独坐着，心里暗暗嘲笑这些虚有其表、荒淫无度的百万富翁。我恨透了这些有钱人，鄙夷他们的贪婪和自负，嫉妒他们莫名其妙得来的发财机会——要么是继承一大笔财产，要么是股票市场上的一次桃花运；有的甚至就是看到了报纸上的一则广告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我本人马上就要跻身于这个我恨之入骨的阶层了。蛇就要到手了。

不一会儿，我和乔安·拉弗蒂聊了起来。在整个晚会上，她恐怕是我唯一可以交谈的人了。她是个孤儿，嫁给一个石油大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她跟我一样，在这些富人当中，颇有点冰炭不同器的感觉。她长得很迷人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她坐在我旁边的沙发长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。“汤姆，你跟伦德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乔安已经喝醉了，发音含糊不清。她问这个问题，不过是为了打破沉默，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好奇心——象我这样一个穷光蛋，怎么能来参加这样一个只有富翁才能参加的晚会？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完完整整地回答了她的问题。

“我和伦德是老相识了。中学时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，在大学里我们又是同窗好友。我们都是财政学专业毕业的，临近毕业时，我们每天都浏览报纸上的广告，希望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。我们都不



怀疑我们会成为百万富翁，我们甚至还想，将来成了百万富翁，我们仍是一对好邻居。接连几个月，我俩谁都没有碰上好运气，但我们坚持不懈。有一天，那是1956年春的一天，我得了流感在宿舍里躺着。就是在这一天，伦德看到一则‘纳盖特采矿公司’的招聘广告。纳盖特公司当时只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公司，伦德到那里掌管了公司财务之后，轻而易举地爬上了总经理的宝座。采矿公司的董事们都是优柔寡断的笨蛋，可谁知几个星期之后，他们挖到了一个大银矿，就这样，伦德的财产象滚雪球一样与日俱增，他挫败了他的竞争敌手，让几千名工人失了业。最后，纳盖特公司更名为‘慕尔多尼贵金属有限公司’。”

“你好象很痛苦。”乔安慢条斯理地说，两眼一直盯着我。

“我是很痛苦。”我说，对一个明天就有可能把我们今晚的谈话内容全部忘记的人，我讲话不必谨小慎微。“伦德的所有财富全靠他偶然碰上的运气，红运都让他碰上了。如果1956年的那一天，是他病在床上，而我看到了那则广告，那么，今天的贵金属公司恐怕就是我汤姆的了。”我望了望那些又说又笑的客人，接着说，“还有一点，让我感到十分痛苦。自从伦德发了大财，他变成了另一个人。虚荣、浮夸、自负、贪婪，他在大学里可不是